

# 毒化水井：犹太复国主义生物战、国际法与殖民暴力的延续性

在现代以色列的神话中，1948年的事件常被描述为一场生存之战，是在生存威胁下国家诞生的时刻。然而，在这一叙事背后，隐藏着一段更为黑暗、证据确凿的战争罪行历史——包括故意毒化巴勒斯坦水井和水源。这些行为远非孤立的异常，而是旨在减少人口、威慑和巩固领土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至今仍在通过破坏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水基础设施和加沙的全面封锁继续进行。

毒化水源，特别是使用生物制剂，不仅是战场策略。它是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是造成大规模痛苦的武器，也是对人类尊严的犯罪。1948年，这些行为已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第四公约》**被视为非法，Israel通过义务连续性和后续加入受其约束。本文阐述了犹太复国主义水源毒化行动的记录历史、其法律含义以及从纳克巴（Nakba）至今这一策略的延续性。

## 1948年的生物战：作为政策的毒化

### 阿卡（1948年5月）：水中的伤寒

1948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围困巴勒斯坦城市**阿卡**时，哈加纳（Haganah）的秘密**科学部队（Hemed Bet）**在城市供水系统中投放了基于伤寒的生物制剂。其目标是削弱平民人口，制造恐慌并加速逃亡。

- **方法**：在实验室培养的伤寒菌被注入市政供水系统。
- **影响**：数十名平民感染伤寒。红十字会介入。
- **实施者**：在哈加纳领导授权下的131部队。
- **文献**：以色列军事档案、红十字会记录以及以色列历史学家如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阿夫纳·科恩（Avner Cohen）和托马斯·塞格夫（Thomas Segev）证实了该行动。

这是战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力量首次已知使用细菌武器。这不是个别特工的行为，而是一场针对平民的计划性军事行动。

### 加沙（1948年6月）：未遂的生物恐怖阴谋

阿卡事件后不久，同一单位试图在当时由埃及管理的**加沙**进行类似的伤寒毒化行动。这一次，特工在投放病原体之前被埃及安全部队逮捕。

- **目标**：破坏加沙稳定，阻断阿拉伯增援，并展示犹太复国主义的触及范围。
- **发现**：埃及当局没收了细菌制剂并逮捕了特工。
- **文献**：托马斯·塞格夫，《1949：第一批以色列人》及埃及安全报告。

尽管这次袭击失败，但它展示了一个在多个战线上协调的生物战策略的明确模式。

## 比杜和贝特苏里克（1948年春）：污染村庄水井

在纳克巴前夕，耶路撒冷西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包括**比杜**（Biddu）和**贝特苏里克**（Beit Surik）——报告了犹太复国主义力量试图毒化或破坏当地水井的行动。这些村庄位于通往耶路撒冷的补给线路上，战略位置重要。

- **证据**：由瓦利德·哈利迪（Walid Khalidi）收集的口述证词和当地巴勒斯坦记录。
- **意图**：通过使当地资源不可用，减少人口或阻止返回。
- **结果**：村庄最终被清空；居民逃离或被驱逐。

虽然从未发现微生物证据（可能是因为时间和破坏），但这种模式符合已知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农村地区进行破坏的行动模式。

## 艾因卡里姆（1948年）：水库破坏后的大规模疾病

位于耶路撒冷以西的**艾因卡里姆**（' Ayn Karim），在哈加纳袭击针对村庄水库后，经历了突然的疾病爆发。

- **细节**：袭击几天后，居民开始生病；症状表明可能存在污染。
- **未确认**：官方未鉴定出病原体，但大规模疾病被广泛报道。
- **来源**：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幸存者证词。

这一事件表明，心理和生物战术被结合使用，不仅为了造成伤害，还为了散布恐惧并鼓励逃离。

## 艾因扎伊通（1948年4-5月）：水基础设施的破坏

在加利利，帕尔马赫（Palmach）袭击了**艾因扎伊通**（Ein al-Zeitun），杀害了许多居民并驱逐了其余居民。此后，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摧毁了村庄的水井和水渠，以确保无人返回。

- **战术**：焦土政策——非生物性，但同样旨在长期驱逐。
- **来源**：伊兰·帕佩（Ilan Pappé），《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

水源的破坏不仅仅是附带损害。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策略，旨在永久清空村庄。

## 更广泛的加利利：计划毒化水源

解密的以色列国防军（IDF）档案显示，犹太复国主义力量计划在加利利多个村庄，特别是靠近停火线的村庄，毒化或禁用水源。

- **目标**：防止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重新渗透。
- **手段**：破坏或计划污染水点。
- **来源**：努尔·马萨勒哈（Nur Masalha）和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作品中引用的以色列军事档案。

这些计划表明，水源毒化是更广泛的”达莱特计划”（Plan Dalet）的一部分，不限于一两个孤立事件。

## 法律后果：多次违反国际法

上述行动构成了对1948年战争期间有效的国际人道法的明确且多次违反：

### 1907年《海牙公约第四公约》——已批准并生效

- **第23(a)条**：禁止”使用毒药或毒化武器”。
- 犹太复国主义的生物攻击（阿卡、加沙）直接违反了这一条款。

### 习惯国际法

- 禁止毒化水源和针对平民是习惯法的一部分，无论是否批准条约，都具有约束力。
- 这些攻击符合当代标准的战争罪门槛。

### 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BWC）——以色列签署但未批准

- 禁止开发、生产和使用生物武器。
- 虽然BWC在纳克巴之后才出现，但使用伤寒作为武器的行为已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受到谴责——以色列未签署该议定书，但它反映了更广泛的法律规范。

### 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色列未签署，但适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 通过水源毒害平民符合**第8(2)(b)(xvii)条**规定的战争罪。
- 国际刑事法院已承认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管辖权。

## 策略的延续性：从水井到封锁

水的武器化并未在1948年结束。它演变为以色列占领基础设施的核心特征。

### 约旦河西岸：定居者对水基础设施的暴力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经常破坏或污染巴勒斯坦水箱、水井和灌溉系统。

- **方法**：射击水箱、破坏管道、毒化牲畜饮水点。
- **动机**：通过创造无法居住的条件驱逐人口，特别是在C区。
- **保护**：通常在以色列国防军护送下或被动共谋下进行。
- **文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B’ Tselem、国际特赦组织。

水资源限制已成为定居者殖民扩张的核心策略，遵循1948年使用的相同逻辑：通过切断生命来控制土地。

## 加沙：作为环境和生物战争的封锁

在加沙，以色列自2007年以来实施了全面封锁，不仅针对边境和电力，还针对水净化、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

- **行动：**
  - 轰炸污水处理厂和海水淡化设施。
  - 阻止修复水系统所需的材料。
  - 阻止为水泵提供动力的燃料。
- **影响：**
  - 加沙97%以上的水不适合饮用（世卫组织）。
  - 儿童患有慢性水源性疾病。
  - 2021年，联合国机构宣布加沙“无法居住”。

封锁将水——生命必需品——转变为惩罚的武器。这是1948年毒化水井首次部署的学说的现代延续。

## 伦理清晰：事实不是仇恨

确实，“毒化水井”的指控曾是中世纪欧洲用来为谋杀无辜犹太人辩护的恶毒反犹诽谤。但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毒化巴勒斯坦水的真实、记录在案的案例，并不是复活这种诽谤。这是基于历史和法律现实的真相。

批评以色列军事和定居者策略——包括生物战——不是反犹主义。这是植根于国际法、历史责任和巴勒斯坦受害者真实经历的道德义务。面对此类罪行的沉默并不会保护犹太人——它保护了战犯，并羞辱了历史上真正反犹主义的受害者。

## 结论：水作为武器，记忆作为抵抗

从阿卡到加沙，从被破坏的村庄水井到加沙含水层的缓慢窒息，水的武器化定义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的逻辑。这是移除、威慑和统治的策略——从未停止。

毒化水就是毒化生命。记住巴勒斯坦被毒化的水井，不是调用古老的诽谤，而是面对现代的罪行——用真相、用法律、用让水和正义再次自由流动的要求。